



羊城晚报记者 李国辉
实习生 王珊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议加快推行农民退休制度，建设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在农村养老问题上应如何加快探索的脚步？

缺乏陪伴、体检比例低、健康管理差、留守比例大……根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第二轮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农村60岁以上留守老人比例达到23%左右。2018年全年，广东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中，有一半未曾做过体检。调查指出，由于缺乏子女陪伴，广东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认为，在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探索上可以发挥居家养老及社区养老的结合优势，尤其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

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近一半没做过体检

广东农村养老如何加快探索步伐？

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组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

抽样调查

近一半老人未做过体检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发布的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的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被抽样调查的3622户农村家庭中，60岁以上的达到2577人。粤西地区留守老人的占比最高，达到28.32%，粤北山区留守老人比例达到26.54%。全省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中，平均留守比例约23.1%。

全省农村失能老人占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55%，部分失能老

人则占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5%左右。

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根据抽样调查，广东农村老人做过体检的占比较低，农村老人的体检仍有待普及。广东农村近53.31%的老人做过体检，未做过体检的占将近一半。粤东地区老人做过体检的占比低于全省平均值，仅有36.68%。

除了体检比例偏低外，高血压

缺乏陪伴

千村调查报告农村养老问题撰写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书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抽样数据显示，广东“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现象仍比较普遍。由于缺乏子女陪伴，农村老人的心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在实际走访过程中，我们的抽样调查组也与众多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有所接触，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许并不需要帮助，但内心

等慢性病在老年人中出现的概率较高，占比达到30%。老人对于疾病监测的意义认识不足，农村地区老人的慢性疾病管理工作仍然开展不够深入。

与此同时，农村老人的收入普遍偏低，平均月收入金额约为934元，来自养老金的部分约为328元，占比约三分之一。即使在珠三角地区，农村老人的平均收入也仅有1180元左右。

留守老人常有心理问题

还是有些落寞。”

调查数据显示，从农村老人子女探望的频率来看，不定期探望的比例为约为41%，一个月内有探望的大约30%左右，三个月探望一次的约占11%，4%的老人反映子女从不回家探望父母。

“我们发现，大部分老人文化程度都较低，涉及医保报销、领取养老保险等问题时，因为子女不在身边，他们也很难去真正享受到这

些福利。”李书娟说，一位粤北老人接受调查组访问时表示，“子女都不在身边，谁会给你耐心解释这些东西是怎么操作呢，我们年纪大，也没什么文化，不理解这些”。

在李书娟看来，随着不少留守老人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得到看护和照顾的需求也在逐渐加大。尽管子女仍有定期电话或不定期探望，但因缺乏陪伴导致的心理问题仍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专家建议

加大探索农村互助养老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希望能够在全国推行农民退休制度，建设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今年两会期间，这一建议再次被提出。

今年全国两会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第二轮千村调查的基础上，还就广东如何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应对农村养老难题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李书娟表示，千村调查组认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农村养老问题，事实上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问题。现有的农村养老和保障政策仍相对碎片化，政策之间还未形成系统网络。广东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红利，进一步放宽农村养老领域准入条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对此，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政厅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暨南大学经

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认为，广东提出要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新格局，必须因地制宜，探索适宜当地特点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尤其是在集体养老的模式上进行加大探索力度。

千村调查显示，广东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上升比例约在每年2%。冯帅章表示，广东近年来一直将养老服务作为民生实事之一，在农村养老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例如广东韶关南雄，通过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整合资源，建立了30多个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点，为农村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娱活动、托管、医疗保健等服务。

他倡导大力推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尤其是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失独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可以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模式集中解决困难老人的养老问题。对于农村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除了具备天然优势外，类似的社会服务下乡，也能依托这些养老平台开展服务，形成规模经济与平台效应。”冯帅章说。

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在精准扶贫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政策基础上，广东可以充分利用村庄的集体资产以及有利的社区环境，依托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契机，利用村庄的旧学校、旧厂房等集体资产进行养老服务的改建，并依托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对养老院开支进行补贴，包括聘请专业化的看护人员和医护人员，对老人健康做到及时监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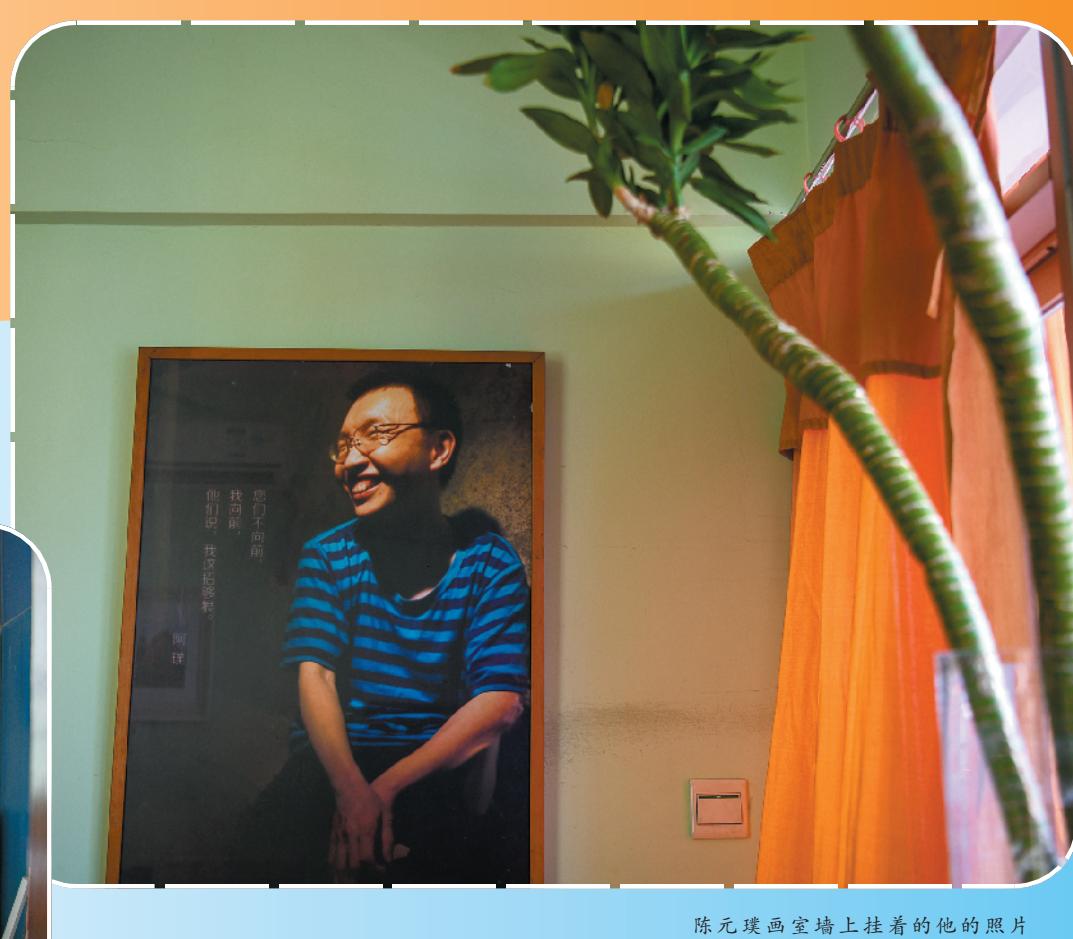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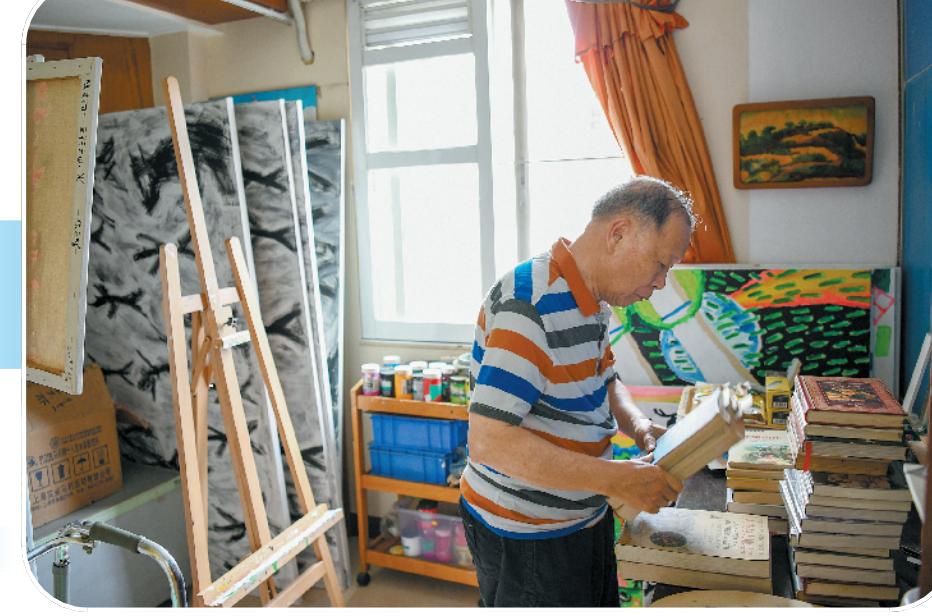
冯帅章还提出，可以发挥居家养老及社区养老的结合优势，尤其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农村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除了具备天然优势外，类似的社会服务下乡，也能依托这些养老平台开展服务，形成规模经济与平台效应。”冯帅章说。

阿璞离开之后，他的光能照亮更多“阿璞”吗？

从小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的孩子，成了“偏才”画家。阿璞不应是一个特殊个案，而应是“普遍存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郭敏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陈元璞画室墙上挂着他的照片

追忆

为艺术献身的孩子

这个从小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的孩子，历经坎坷却潜心绘画，立志用笔画出古典音乐。在成就了个人之余，他的出现也开启了少年宫特殊教育之路，20多人的实验班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个免费学位，为越来越多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打开了一个窗。

如何点亮更多孩子的未来？这个讨论了多年的“老话题”，在阿璞离开的这个夏天再度引发关注。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多方人士，他们期待，有更多的“阿璞”被社会看到，帮助他们走出“重重困境”，走向美好的明天。

6月21日这天，阿璞与往常一样，撑着助步器走去画室，继续画古典音乐。7点多，他还给“关姐姐”发的朋友圈点了赞。下午5点多，阿璞联系不上他，急忙跑去画室寻找，推开门一看，阿璞昏倒在地。阿璞立马打120，把阿璞送去医院抢救，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离开了人世。

阿璞，全名陈元璞。爷爷给他取这个名字，寓意是一块没有任何杂质、没经过任何雕琢的原始玉石，希望他做一个质朴的人。令人唏嘘的是，无法纯真的阿璞却病痛缠身。

“阿璞经常发烧、流鼻血”，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关小蕾是他的启蒙老师，她记得阿璞背上常常垫着薄薄的毛巾。上幼儿园后，有一次放学回家，爸妈闻到臭味才发现阿璞把大便拉在裤裆里。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儿子不仅仅是身体差那么简单，后来阿璞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

上帝关上了一扇大门，但阿璞却用画笔推开了艺术的窗户。两三岁的时候，他就抢妈妈的笔乱画，金鱼、乌龟、恐龙、鳄鱼在他笔下仿佛活了起来。课本笔记空白处都填满了阿璞的涂鸦，阿璞怕他太沉迷耽误功课把纸藏起来，“他就拆了我的烟盒当画纸”。既然儿子对画画如此着迷，爸妈打算送他去少年宫学

思考 何以会是阿璞？

绘画。“以前少年宫是要考的”，阿璞画画随心所欲，连续三次都落选。爸妈实在没办法，辗转找到关小蕾。“出人意料”，虽时隔35年，她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阿璞作画的感觉。

关小蕾从画里看到8岁小孩超越年龄的想象力，决定破格收下阿璞。

之后，阿璞的绘画天赋逐渐显露，“他那时候的作品意境甚至超过成年人”。寥寥几笔画的自己肖像，获得了广东省“蓓蕾奖”，《出土的文物》《三鸡争雄》入选省、市展览。13岁那年，阿璞的《动物世界》还漂洋过海在欧洲马耳他展出。

也许注定与艺术有缘，一部破录音机让阿璞偶然闯入古典音乐世界，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受马勒、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熏陶，阿璞的画笔不断流淌出音符，无形的旋律变成了千姿百态的线条。1998年，这些音乐画作结集出版时，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取名为《无声之乐》，并为阿璞题字。凭借这些独具风格的画作，阿璞声名大噪，多次获奖，2016年还举办了“我和这个世界”个展。

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惊艳世人的作品都是从痛苦挣扎中开出的花。精神分裂、中风、抑郁症……阿璞一直承受生理、心理双重煎熬。32岁血管瘤手术后，他带上了导尿管，加上行动不便，无法外出交流，“但我的思想仍然可以自由飞翔”。

不教就真的没人教了”。年过古稀的姨妈坦言，这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璞仔身体是残缺的，但精神是高尚的”。

这几天，阿璞多次联系关小蕾，想尽快把几年前拍卖画作的30万元捐给少年宫，这也是阿璞生前的心愿。两位老人家明白，单靠家长是走不到今天的，所以感恩少年宫能“收留”儿子。从幼年学画到成年工作，阿璞的一生都与少年宫紧紧相连。8岁进入绘画班，他是被招收的第一个残疾小孩；高中肄业后，无处可去的阿璞被聘为助教，也是打破了传统。

在这座儿童乐园里，他遇到了很多淳厚善诱的老师。比如破格收他的关小蕾、义务加课辅导的郭伟新、常带他听古典音乐的简颖斌，激励他创作古典音乐插画的李正天……阿璞这块原始玉石，经过众多匠人雕刻、打磨，透出迷人的光彩。少年宫雨后彩虹融合艺术团声乐老师郭威，形容阿璞像一颗种子，少年宫老师给他灌注营养、阳光、水分，才慢慢

长成大树。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阿璞突然站起来说：“关老师你不能抱抱我”，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收阿璞那年，关小蕾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入职少年宫，之后当助教也是跟着她上课。因为阿璞不善于交流互动，需要关小蕾作为连接地带引导师，师徒合作完成一堂课。郭威评价阿璞和关小蕾是合二为一的，“如果将阿璞比作一首乐曲，关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的完成人”。曾经有段时间，他意识颠倒，认不出爸妈，还不肯吃药。关小蕾一句台词拯救了他，“你是不是想做艺术家，那就乖乖吃药”。

从出生到离世，阿璞历经磨难，但这从未改变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32岁那年，阿璞因血管瘤压迫神经而截瘫，腰部之下毫无知觉。他脑海里涌现的只有一个念头：躺着也要画。“我不能死，上天给我的使命仍未完成”，阿璞将画古典音乐视为一生的使命。

憧憬 更多孩子会被看到

阿璞离开后，越来越多人了解到他的故事，无不被其打动。与他有相似遭遇的孩子，更多的是渴望阿璞哥哥的光能照亮他们的未来。

事实上，阿璞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一些孩子的命运，甚至误打误撞让世上多了一个“阿璞”。《无声之乐》出版那年，受阿璞启发，关小蕾带着几个年轻老师创办了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专门招收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十多年后，这个班上的重度自闭症男孩一哲，不仅书法、画画出色，过了钢琴十级，还在学习作曲，成了另一个“艺术天才”。

回忆当年的情况，关小蕾觉得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每周三义教上课，希望能激发孩子们的艺术潜力，结果成了一哲妈妈李若兰的救命稻草。一哲爱自言自语、不认人，上学一个月就被劝退，李若兰为此悲观消沉了很久。直到从朋友那里听说，少年宫有一个专门招收这类孩子的班，她才重新鼓起勇气。

阿璞当助教时，一哲是他班上的学生。“他很关心一哲”，李若兰经常收到阿璞发来的自闭症相关资讯，“很温和的人，善于鼓励孩子”。李若兰承认，阿璞的经历某种程度激励了她，“给我一种信心”。国内自闭症权威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中心主任邹小兵认为，阿璞的出现，给了同类孩子很大鼓舞。

2006年，广州市第二少年

宫落成的同时，特殊教育部成立。时至今日，实验班从第一批20多个学生扩大为2000多个免费学位。关小蕾2年前创办实验班，初衷只是想让这些孩子接触外面的世界，“没想到现在有这么大场面”。艺术团里，普通小孩和有特殊需求的小孩一起学习，融入更广的空间，这是关小蕾以前不敢想象的画面。“艺术让他们连在一起。”

“阿璞是幸运的”，郭威觉得他是被上帝拍过肩膀的人，但还有更多连家门都不能出的孩子，2000多个学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每年报名的人数都爆满。据邹小兵介绍，据统计，中国有超8000万的残疾人。

比起资源匮乏，更让邹小兵担忧的是，大众还是不太接纳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现在，李若兰带着一哲出门，路上很多人本能地会远离孩子。“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会有特殊需要”，邹小兵指出，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产生误解、歧视。“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孤岛上，总要跟人相处，李若兰希望儿子能获得理解、尊重，‘像一哲、阿璞这样的孩子，应该被看见’。

此外，邹小兵发现，很多家长觉得这样的孩子没有未来，导致他们卑微、痛苦地成长。“没有等到开花结果，就已经彻底凋谢了，这是很可怜的。”所以，他希望阿璞不只是一个特殊个案，而是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存在”。